

詩

管

見

詩管見卷之六

永新尹繼美湜軒

頌

讀國風使人有從容和平之氣讀雅頌使人有齋莊中正之心  
商頌古奧周頌簡嚴魯頌鋪張文章之升降時爲之也周頌多  
無韻魯商二頌用韻甚密其音節亦自有別然三頌音節小異  
大同故季札觀樂同辭而贊

商周二頌祀列祖各有詩蓋祫祭則合祭列祖於太祖廟宜同

歌如有瞽長發是也特祭則分祭列祖於諸廟

禮王制云天子  
植祔又國語云

日祭月祀劉歆謂祖禘則日祭會高則月祀此亦特祭也宜異歌如諸詩是也且諸廟異歌

者惟登歌爾其迎饗送神及徹俎未始不同歌也傳元云登歌歌盛德之功

烈故廟其文饗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案漢廟樂高祖廟

奏武德舞孝文廟奏昭德舞孝武廟奏盛德舞文始五行二舞

則諸廟通用焉唐山夫人作房中樂十七章惠帝改名安世樂

西漢廟樂同歌之後漢有鹿鳴承元氣思齊姚皇六麒麟竭肅

雍陟此根六章謂之宗廟食舉又加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亦諸廟同

歌其異歌也惟聞光武廟登歌一章而已魏初廟樂多承前代

之舊上祭始作登歌安世後繆襲奏改爲饗神歌後又準鹿鳴

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魏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

洋篇以祀明帝晉七廟登歌各一迎送神歌一饗神歌二並詳

楚茨信南山

王制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堂位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之文然則周初立七廟至子孫增文武二室劉歆議禮謂七廟爲常數宗不在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其說是矣

詳漢書韋元成傳

祭法合二祧爲七廟喪服小記言天子立

四廟皆說之可疑者也

劉公是云而立四廟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愚案漢韋

元成奏議云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七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蓋沿祭法小記

廟爲天子定制商書禮器家語荀子穀梁皆同鄭康成謂夏

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乃本緯書也王肅辯之詳矣

緯書及王肅說並見

王制疏若夫廟位昭穆朱子所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者固自

成一說

此說毛大可曾辯之見廟制折衷

而兄弟繼立昭穆相同

賀循云兄弟不相爲

後不得以承代爲世

且或父行而繼子行兄弟相繼數世其說將有所

窮蓋朱子文集載周七廟九廟圖其所定三昭三穆之位自

懿王以前皆父昭子穆也若孝王爲恭王之弟懿王之叔父

繼懿王而立已紊世及之常故朱子謂宣王世廟圖不得不

以繼立之先後爲昭穆穆懿夷三王昭也恭孝厲三王穆也

是孝王以弟而居孫廟夷王爲懿王子以穆而居昭厲王爲

夷王子以昭而居穆父昭子穆之序不存矣况廟六而世止

五耶設商之廟制如此武丁時六廟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

小辛小乙是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此皆義之有難通者宜

馬氏通考詳辯於此也近世萬氏斯大云太祖而下其爲父  
死于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  
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攷工記  
匠人營國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周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  
者得乎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亦豈有  
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濟  
舊說之窮無踰是說矣

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劉公瑾云書言烝祭文武

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書孔疏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

裸則洛邑亦立宗廟又云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案周自武王

都鎬右社稷而左宗廟不待言矣岐豐之故都仍有廟者

韓奕于周

受命後云岐周也孔疏云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召誥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

以舊廟不忍毀也

古人遷都其故都之廟皆不毀如晉武公都絳而桓莊之廟猶在曲沃故云曲沃君之宗也方望溪謂武王遷鎬時周公特起

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吾不知其於岐廟又將何說

周公作洛復立廟者為朝諸侯而

設也廟固有重立者

左傳言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國策亦言齊之薛邑有先王之廟

漢之

原廟其遺制也

史記高帝紀孝惠五年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又叔孫通傳孝惠為高帝原廟於渭北師古漢書

注云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之

凡歌詩皆在堂上故曰升歌或曰登歌其器

惟用琴瑟而堂下之樂不作所謂貴人聲也

郊特牲注云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

笙之義瑟亦升堂者

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明升歌清廟

用瑟矣漢之登歌也獨工歌不以管絃亂人聲其時登歌并琴

瑟不用蓋因秦制非古制也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蓋謂奏象舞而歌此詩象者文王樂名其

舞名象舞季札觀樂見舞象箎南籥

服虔云象象舞也箎舞曲名杜注云象箎舞者所執

疏云南籥文舞象箎武舞

記曰下管象又曰成童舞象孔疏云文王時有擊

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故周禮無之

烈文朱傳云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案詩序言成王卽政諸侯助祭儀禮言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此朱傳所本也但古樂章多通用未知此詩果爲獻賓而作否



爾李厚菴以爲辟公謂太王以上諸先公無封靡千爾邦承辟  
公說維王其崇之謂太王王季文王繼序謂武王此爲時裕太  
裕所用之樂章時裕蓋合祭羣廟太裕蓋合祭羣廟與毀廟也  
時裕太裕詳後其說於詩義亦有合學者詳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徂鄭箋訓往朱傳改徂爲岨蓋從沈存中  
說存中筆談云後漢書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案後漢書西  
南夷傳仍作徂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亦訓徂爲往則其說不可  
據矣此係筆談誤引復案今本筆談所引毛詩亦作岨未朱子  
知宋本果如此否若如此則二岨字俱係誤字爾乃謂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又似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  
或別有所據以疑似之見而改易經文可乎陳氏啟源嘗譏朱

子以經學爲兒戲其辭誠過然觀此一端恐朱子不得不受此

言也

朱子與張南軒論程集改字書已嘗議前人改易經文矣不解何以自蹈其非

又案彼徂矣爲句

下五字爲句韓詩外傳及說苑引岐有夷之行可證且彼徂矣與上文彼作矣對以句法律之宜如此讀朱子截岐字連上讀亦未當

天作祀太王也

朱傳

或兼祀太王文王也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也

詳後執競祀武王也

詩序

或兼祀武王成王康王也

朱傳

廟樂固有通

用者

朱氏傳云執競是祭武王成王康王三廟皆用此詩祭武王而兼言成康猶天作祀太王而又及文王也祭成王而

兼言武王康王猶中庸論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也序祭康王而首言武王猶昊天有成命祀成王而先言二后也

謂天作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則不當李厚菴謂

禮入廟以昭穆祔天作文王祔祭於太王也昊天有成命成王  
祔祭於文王也執競康王祔祭於武王也言成康者猶前祔祭  
成王而稱二后蓋祔祖亦稱考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  
等說可存參案祔廟之禮詳禮記檀弓及儀禮士虞禮朱子云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鄭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  
自安逸歐陽子以成王爲成王誦云是康王已後詩朱傳從歐  
陽案國語叔向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  
武烈者也又賈誼新書引此詩云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  
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

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歐陽之說固有據矣執競自彼成康亦宜從歐陽訓成王康王爲昭王已後詩朱子詩序辯說云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元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毛謂成大功而安之鄭謂成安祖考之道皆曲說也

自詩序以昊天成命爲郊祀天地之樂章遂爲後世言合祀天地者所藉口序說之誤朱子辯之詳矣案天地分祭之禮莫著於周官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異矣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牲幣異矣奏黃鐘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舞咸池以祭地祇樂舞異矣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時與地又異矣舍明明可據之經文而援引後出之詩序何爲哉漢初祀典雖未遵古然猶絕地天之通其合祭天地也自平帝始由是歷代天地之祭或合或分迄無定制光武初合祭後分祭魏初合祭明帝分祭晉武帝分祭元帝合祭成帝康帝分祭元魏文帝後周武帝隋高祖皆以五月親祀方澤唐承隋制分祭武后則合祭睿宗先天元宗開元皆分祭天寶又合祭宋初合祭元豐中因陳襄議罷合祭元祐復合祭紹聖中議分祭時詔夏至躬親地祇於北郊實未施行也政和宣和復分祭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合祭至順以

後專祀天明初分祭從李善長議也旋復合祭嘉靖中分祭  
用夏言議也萬厯復合祭總稽前代郊祀合祭者既與經義  
大乖分祭者或同月或配后或間歲一舉或數歲一舉或不  
親祀地祇亦與經義顯背惟我

朝定制歲以冬至祭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無攝事允  
爲萬古不易之典

復案冬夏分祭天地者正祭之禮若因事告祭天地亦可一  
時並行如武成言武王自周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是也但告天地雖一時並行亦必異位異牲決無共犢之禮  
爾又案周官第言圓丘方丘而不言郊諸經第言郊而不言

圖丘方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此指圜丘也  
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圜丘卽南郊方丘卽北郊可知矣通  
典所謂方丘在國之北是也漢立南北二郊最合經義鄭康  
成大宗伯典瑞大司樂等注分圜丘與南郊爲二方丘與北  
郊爲二謂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感生帝方丘祀崑崙之  
神北郊祀神州之神則怪誕不經甚矣曹魏立二郊又立圜  
丘方澤者從鄭說也晉武帝始黜鄭氏之謬說并圜丘方丘  
於二郊然至唐宋猶襲鄭氏之誤

我將首三句言饗帝四句至七句言饗文王維天其右之右佐  
佑之右也

言我以牛羊饗帝天其佑我矣先言將享後言牛羊  
者此倒裝句法朱傳云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

或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云片  
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其說似拘既右饗之之右朱子訓  
尊左右之右也然周官享右鄭氏讀侑義與佐佑之佑近此詩  
祀上帝祀文王同歌焉劉宋以後祀明堂始別製祀配帝之樂  
歌詳前文王

時適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爲武王克商作此詩國語

則以爲周公所作朱傳云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案記稱武王克殷反商車甲

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卽此詩載載干戈載櫜弓矢

之謂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章克配彼天其文甚明序云后稷配天也蔡邕獨斷云祀后稷配



言  
天之所歌也孔疏云

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

祖配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

主不止朱氏倬引濮氏云思文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

詩而今亡矣愚案古禮簡約祀天祀配帝同歌此詩

李厚菴謂天地至大

不可以形容故郊祀明堂

惟言配者之功德是也後世始有異歌者詳前生民

臣工序謂諸侯助祭遣於廟噫嘻序謂春夏祈穀於上帝

陳用之云

春祈穀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龍見而雩是也

朱傳云二詩並戒農官疑初爲戒農官

而作後遂用爲祀農官之樂章也

農官田畯之屬死而爲神則祭之如詩田畯至壽謂田官

也周官以樂田畯謂田神也

李厚菴云旣祈穀於上帝配以后稷因而致祭

農官臣工者農官之從祀后稷者也又云兩詩之所用同然臣

工者成王之詩噫嘻者康王之詩也

豐年序云秋冬報也以報爲秋嘗冬烝者蔡邕鄭康成也以爲報天地者王介甫也以爲報上帝者陳少南也以爲季秋大饗明堂者呂東萊也以爲秋報大饗冬報圜丘者陳用之也以爲秋冬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者曹純老也以爲報祭四方八蜡者蘇頌濱也朱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改本作秋冬報饗出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此據朱氏公遷說劉氏瑾則謂朱子於此篇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疑其後來所改

有未盡與朱氏說異神農卽先農亦卽田祖朱傳於甫田從鄭氏訓田祖爲神農而曰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此傳先農二字爲衍文案范逸齋謂農事於上帝有所無報其言祀天地言祀上

詩管見

卷六

九

帝饗明堂者似可疑載芟爲祭社稷之樂歌亦有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之文以爲嘗烝及薦新者亦非是

二詩烝畀祖妣是禘句以洽百禮是主句

言百禮則凡祀事皆在其中矣

然則秋祭方社冬祭八蜡

田祖爲八蜡之一且冬社亦蜡也月令孔

疏云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

同歌是詩以爲報爾當從蘇氏及朱傳改本之

說也

有瞽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及蔡邕獨斷以爲大合諸

樂而奏范逸齋以合爲祫二說並通重言有瞽非一瞽也

周官上瞽

四十一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雖武王祭文王徹俎之樂章後遂爲諸廟徹俎通用之樂章

朱子

詩序據說云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後通用於他廟耳

一名徹周官樂師及徹帥學

士而歌徹謂此也又其後饗賓亦用之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也

後世廟樂有徹俎歌猶存古制唐初廟祀迎俎徹俎二歌並名雍和其後迎俎用歆和徹俎用恭和又其後迎俎用雍和徹俎用登歌若北周祀國丘樂歌俎入奏昭夏徹奠奏雍樂則郊祀亦有徹俎之歌矣所稱雍樂雍和義皆本諸離詩云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左傳以備三恪說文引作三憲云憲敬也三恪之義亦云恪敬也禮之如賓客然則古音恪同客三恪猶三客也路史直作三客矣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稱有客有客非一客猶稱有瞽有瞽非一瞽蓋客有正有介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三介抑或兼指杞宋二客故重

言有客也

不必泥視白馬為殷制從序專指微子如皎皎白駒亦泛言也

振鷺有客同是杞宋

來助祭之詩振鷺言我客戾止者當為初至燕飲之樂歌

音食舉樂

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九曰振鷺即本此

有客言繫馬追綏者當為將歸燕飲之樂

歌

說詳白駒

亦同用為祭祀獻客之樂歌也

武序云奏大武也蓋謂奏大武之舞而歌此詩案周公象武王

之功為大武之樂其樂章則武酌桓賚般五詩是也左氏以武

為大武之首章

左傳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疏云頌皆一章言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

賚為

三章桓為六章此可徵者第左氏謂大武有六章今祇五章又

武一章與酌桓賚般四章不相連蓋殘闕失次也

杜注謂三六之數與今詩

篇不同為楚樂歌之次第非也

而序於酌云告成大武於桓云講武類禡於賚

云大封於廟於般云巡守而祀四岳河海者或初並爲大武樂  
章後各因事而用朱或初各爲一事而作後並爲大武樂章也  
如魏樂府合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龜雖壽四章共爲一曲曰步出夏門行諸詩不獨歌武一章十三舞勺勺卽酌也是亦用於舞矣季札  
觀樂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禮曰舞大武以享  
先祖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又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樂  
記所述舞容尤詳備云

武舞六成成者終也猶周官言樂六變也疑歌六章一終而  
爲一成亦或每一成而歌一章武爲一成之歌賚爲三成之  
歌桓爲六成之歌也何元子云武大武一成之歌首紀北出

伐商之事爲武樂六成之始故事得武名酌告成大武也是  
爲大武之再成象武王滅商之事賚武王滅商而還於周遍  
封諸侯爲大武之三成殷述武王巡守之事爲大武之四成  
所謂南國是疆者也時邁爲大武之五成巡守方岳後分周  
公左召公右之事也桓武志也是爲大武之六成復綴以崇  
天子之所歌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愚案秦改大武曰五  
行漢則用爲廟樂自是厥後其名屢革其舞不改至後晉猶  
存焉今不可考矣並詳簡兮

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本作藉與藉通詩序禮記作籍从艸康成韋昭云籍借也借民力以治應劭云籍者帝王典良  
籍之常臣瓚云本以躬耕爲義籍謂蹈籍也師古從瓚說

耜序云秋報社稷也今案載芟自載穫濟濟以下皆言收成之事與良耜自穫之桎桎以下無異辭疑亦報也而非祈也或云祈穀預期收成亦通

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籍與社不同時豈載芟一詩而籍社兩用歟周籍田不知祀何神疑祀田祖如漢籍田祀先農是也案神農爲田祖見鄭氏禮注先農卽神農見後漢書禮儀志注祀先農與耕籍同日禮無明文周語膳夫農正陳籍禮韋昭注云祭其神爲農祈亦未詳何神至漢以籍田之日祀先農而其禮始著由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或云古以籍田之日祀王社也案大社在庫門之右王



社或云與大社同處而在其西崔氏謂王社在籍田引詩序  
春籍田而祈社稷爲證且謂侯社亦在籍田見祭法疏傳咸  
謂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  
立社而祈報焉見晉書禮志杜佑通典亦謂王社立於籍田  
故蘇頌濱范逸齋釋詩皆主是說而唐祝欽明合先農王社  
爲一說正可疑陳氏禮書云社自社先農自先農籍田所祭  
乃先農非社也又云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  
社農之所報在焉故有稷也考漢初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  
王社也至元始五年因王莽言遂於官社後立官稷配以后  
稷世祖中興仍不立官稷故晉志云漢至魏但大社有稷官

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陳氏此說特本漢儀非有經傳可據也籍田樂歌漢世猶用載芟晉以後則特製南齊書樂志云籍田歌漢章帝元和二年班固奏用載芟祀先農晉傅元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一篇迎送神歌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三篇其辭皆叙田農事胡道安作先農饗神歌一篇永明四年籍田江淹製祀先農迎送神升歌又饗神歌二篇並詳前甫田大田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

賓尸義詳鳧鷖

自羊徂牛言省牲

通典載正祭之明日用一太牢

繹於祐是繹祭有牲故有省牲之儀

鼐鼎及鼯言祗濯兕觥其觶以下言燕飲省

牲祗濯本宗伯之職鄭氏因詩有載弁之文

禮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

遂云繹禮輕使士然以絲衣指宗伯

司服注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士冠禮注云冕與爵

弁服載弁指宗伯之屬士執事何不可者復案說文引詩絲衣

其紒云紒白鮮衣貌稽諸禮文蜡祭則皮弁素服

郊特牲

祭後則

飲酒以正齒位

周官黨正

以此爲蜡祭飲酒之樂章正與說文白衣

及詩胡考義合

鄭氏禮注謂皮弁布衣非絲衣恐未可據

朱傳泛言祭而飲酒殆以

行葦末章而例之歟

祭祀諸詩惟此言及省牲祗濯事疑亦通用爲夕牲之樂章

也後世廟祀夕牲樂章晉有昭夏歌宋齊有肅咸歌北齊有

肆夏歌晉宋郊祀並有夕牲歌晉又有祀先農先蠶夕牲歌

武桓賚三詩左氏並謂武王所作案武桓明著武王之謚朱傳

斥之是矣

漢書禮樂志云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呂氏春秋云武王克商命周公作大武並誤

惟賚云文

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者宜爲武王自我卽書所謂惟九年大

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也此謂武王自作無可議者李厚菴

云賚一章武王克商而大賚之所作後於武王廟歌之般一章

武王因般遊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洛之間有定都之志

見史記

故作此詩而武王廟樂亦以此詩歌焉

賚詩末有於繹思句般詩末三家亦有於繹思句

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

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采三家之本

此樂章之餘聲也

賚詩於繹思與上文止之

思三字隔二句相韻般詩於繹思與上文全不相韻

商頌那烈祖二詩末皆有顧予烝嘗

二句其體正同

烈祖末二句與上文相韻那詩末二句與上文不相韻

如楚詞湘君湘夫

人二歌其末皆有捐子珮兮江中一句魏樂府觀滄海冬十月  
河朔寒龜雖壽四章其末皆有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句可證  
也又如漢樂府臨高臺篇末有收中吾三字上文軒寒蘭翻年  
五字相韻惟吾字  
不入韻亦係曲調之餘聲古今樂錄云諸調皆有辭有聲辭者其  
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悵阿何之類也

周頌之詩三十一篇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祭文王之樂章而  
維清者象舞之歌也李厚菴云清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  
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而送神之詩烈文

獻助祭諸侯之樂章或祫祭之樂章天作祀太王之樂章或祀  
太王文王通用之樂章或文王祔祭太王之樂章也昊天有成  
命祀成王之樂章或成王祔祭文王之樂章我將祀文王於明

堂之樂章時邁巡守柴望之樂章尸出入亦奏之執競祀武王之樂章或祀武王成王康王之樂章或康王祔祭武王之樂章牲出入亦奏之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在頌有我將思文在雅又有文王生民者疑各有所用也

說見文王生民

外傳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

元侯也肆夏時邁也繁遏一名昭夏執競也渠一名納夏思文也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此本祭祀樂章而通用於饗燕之禮也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亦借用祭祀之樂章也臣工噫嘻祭農官之樂章豐年有瞽潛諸樂章之所用序與朱傳詳矣雖爲廟祀徹俎之樂章序謂禘太祖誤也振

驚載見有客燕飲助祭賓客之樂章亦用爲祭祀之樂章也朱子

云看振鷺文意都無告神明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

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

受胙愚案雖與振鷺載見有客皆言諸侯助祭之詩特其用相

殊故太師類次焉蓋雖用於微客俎之時振鷺載見有客用於

獻客飲之時也武者武舞之樂章與酌桓賚般爲類也仲尼燕居言大

饗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王肅以雍絕句隋書及文

選注以雍徹絕句孔疏云客出以雍者言客出之時歌又燕禮

雍以送之振羽卽振鷺詩言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

云若舞則酌此皆祭祀樂章亦通於饗燕之禮也  
文王世子言養老之禮亦

曰登歌清廟下  
管象舞大武  
閔予小子訪落成王免喪告於廟敬之小毖則

其自警者後爲免喪祭告通用之樂章也載芟良耜皆報賽之

樂章絲衣繹賓尸之樂章或祭而飲酒之樂章且或爲夕牲通

樂章絲衣繹賓尸之樂章或祭而飲酒之樂章且或爲夕牲通

川之樂章也酌桓祭武王之樂章賚般皆武王自作之詩後因  
用爲祭武王之樂章也案周頌始於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文王  
三詩終於酌桓賚般武王四詩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疑文  
武之樂不獨川於文武之廟卽祀諸廟亦皆以文始以武亂通典  
九獻之後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至登歌乃各奏列祖之樂章故太師編次  
如此而其中篇次則不無失舊焉如武宜在酌之前是也

### 右周頌

駟頌魯侯牧馬之盛義同無羊當爲遊觀苑囿之樂章不然春  
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此卽其樂章也歟垌澤  
名別詳詩地理考畧

詩管見

卷六

十六



案周禮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歸震川文集云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遣官行禮又云永樂間立馬神祠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司馬五神復案澤有水草宜牧馬故隋唐祭馬神皆用剛日祭於大澤

駟駟牡馬六朝時江南本皆作牡馬河北本皆作牧馬顏氏據毛傳訓駟駟爲良馬腹幹肥張而定作牡馬謂良馬朝祀所乘必無驪也說詳家訓愚案不獨良馬無驪卽田馬戎馬亦無驪蓋田戎馬取剛健故用牡吉日毛傳云維戊順類乘牡也

孔疏將乘

牡馬放禱用剛日故云且牡牝不同牧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順其剛之類而來牡馬

牛騰馬遊牝于牧注云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然則古

牧地惟有牡馬至季春乃遊牝于牧爾作牡爲是校勘記之說不足據

有駟燕飲之樂章蓋用於無算爵之後其初禮飲有瑟歌笙閒

合樂之節所謂正歌備也至無算爵則以醉爲樂乃無算樂焉

並詳賓之初筵及卷三末鄭箋云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

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孔疏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

泮水燕飲泮宮之樂章也或遊觀泮宮而燕飲亦或落成泮宮

而燕飲朱子詩序辨說泮宮者離宮也非學宮說見靈臺

闕宮爲僖公新廟而作新廟之事惟見於末章首章則推本后

稷之生二章則推本太王文王之政及伯禽封魯之事中皆歷

叙僖公承祀而獲福也此蓋新廟落成之樂章

嚴華谷云闕宮止為僖公能修

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愚案禮雜記云成廟則釁之宗人祝之此詩當為修廟落成之樂故多祝辭宋徽宗政和七年明堂成自製上梁文即此類也並詳斯干後亦用於祭祀焉  
昭七年左傳杜祭之為落今案闕宮蓋用於始成之祭其後常祀亦可通用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孟仲子云闕宮禱官也其說是也此蓋指

姜嫄祀高禱祈子事故繼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高祀

禱上帝為正高禱為配言上帝則高禱在其中矣

上古禱神盧植謂媒氏之官

見後漢禮儀志

禮疏謂伏羲路史謂女媧後王乃祀高辛

詳禮注疏

本作媒變作

禱者神之也以其配祀天於南郊故又稱郊禱

孔疏云蔡邕月令章句高禱祀

名高猶尊也也禘猶媒也禘神必有廟以棲主近南郊之地案後漢書禮儀

志立郊禘祠於城南祀以特牲當沿古制及祀時則迎主配祀於南郊也春秋元命

苞云姜嫄遊閼宮其地近扶桑與孟仲子之說合孟仲子孟子

弟子傳授有自當不誣也閼宮毛傳既訓姜嫄廟又引孟仲子說者乃存疑之意孔疏不得其旨遂

謂姜嫄廟名禘宮或以閼宮爲姜嫄廟或又謂時魯人所修之廟皆非

是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此言祈穀於上帝而以稷配也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此言時禘周公於太廟也說詳卷一

新廟奕奕其廟未詳鄭箋以爲姜嫄廟固非王肅以爲閼公廟

亦無明據故朱傳但云僖公所修之廟

魯頌之詩四篇前三篇不知何代所作詩序謂魯頌皆僖公詩朱傳於魯頌諸既疑其無所考矣不應於駟篇而曰言僖公牧馬之盛僖字當是魯字之誤閼宮則明爲僖公之詩矣駟者牧馬之頌或爲遊觀苑囿之樂章或爲馬祖先牧等祭之樂章也泮水燕飲之樂章也閼宮新廟落成之樂章因用爲祭祀之樂章也

### 右魯頌

元鳥祀羣廟通用之樂章朱傳之說是也或以爲祀高宗之樂章說序亦通此稱武丁猶長發稱相土商稱名無嫌至周始以諱祀神武丁孫子或武丁後主祭者自稱歐陽子范逸齊及朱傳說並同或武丁後主祭者稱武丁王肅云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並殆者以武丁之爲人孫子也嚴華谷說同

通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以元鳥至日祈祀高禪因而生子此習見  
事爾詩人神其事而曰天命曰降生猶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皆巧於立言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元鳥生商毛鄭說異毛云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

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高禪而生契故本其爲天

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

蔡邕月令章句云簡狄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禪而生契與毛說同鄭

說本史記

亦見列女傳

朱傳從之然史記止言三人行浴見元鳥

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未嘗言祀高禪而吞卵也祀

高禪毛傳文吞燕卵史記鄭箋文二說各持不可強合朱傳

云簡狄祈於高禖，齔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是欲調停二家之說而不覺其說之自相牴牾也。祀高禖以元鳥至之日，元鳥方至，安有卵哉？案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詩：緯含神霧，云契母有娥，浴於元丘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亦見禮緯吞卵生契之說，源於緯書，不可信也。當以毛說爲正。史記之說，論衡已辯，正而王逸楚詞注又謂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卵吞之，生契，皆涉傳會。

長發序云：大禘也。朱傳既謂宜爲禘祭之詩矣，又謂經無明文，不可考者，豈非以禘祫之說迄無定論耶？今案經傳之文言禘約有三：言祫約有二。吉禘見春秋，時禘見王制，祭統左傳僖三十三

昭十五二魯語大禘見詩序爾雅大傳喪服小記時禘見王制十五定八

曾子問大禘見公羊所可據者如此而已或云古有禘無禘禘

為祭名禘為祭義推之經傳亦合其餘注家之說未可盡據也

毛大可力辯祭名有禘無禘說詳禘禘問

禮家聚訟莫紛於禘禘康成謂禘即郊一也

見詩箋及大司樂祭法大傳等

淫其以祖之所自出為感生帝馬氏已斥為妖妄矣不解近世經生何以喜從鄭說也

康成又謂宗廟

大祭亦曰禘禘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廟禘則太王王

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

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二也

王肅云禘禘羣主皆合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

無以異四時常祀

孔安國書注謂禘祭毀廟羣廟陳用之禮書從之



三也何休公羊注謂禘異於祫者以功臣與祭劉公是蘇頌

濱何氏楷從之四也馬融謂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

謂禘所及

者袁準王肅從之五也

王肅云禘祫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遠袁準王肅從之五也及毀廟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

是也不別禘祫遠近非也

劉歆據國語而曰大禘則終王六也

謂一王終新王卽位

蠻夷來助祭也見韋元成傳

賈逵劉歆謂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取其

審諦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祭羣廟謂之祫七也

見王制疏及後漢書注唐

書禮樂志

程子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廟合食於其前八也趙

伯循陸淳謂禘其祖之所自出祇以祖配祫則已毀未毀之

主皆合食太廟朱子楊信齋從之九也案大傳謂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者此言太祖常居尊位因禘所自出

降而作配爾未嘗言惟祖得配也安知不如程子之說耶大  
傳繼謂諸侯及其太祖者明諸侯之祭止及太祖不得追所  
自出也安知此非言時禘耶趙氏謂禘不及羣廟且非時祭  
之名亦未可據矣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所謂大享者大禘耶大祫耶不可知也據詩序及何休說  
則爲禘祭楊信齋據周禮有功祭於大烝以爲祫祭烝者冬  
祭豈大祫行於冬故曰大烝耶而孔氏注則云配食於廟大  
享烝嘗是不惟有大烝且有大嘗又說之所難通者祭統亦有大嘗  
禘之故近世經生謂古有禘無祫大禘吉禘時禘皆合祭也  
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以爲祫左傳杜注以爲禘  
孔疏云祫卽禘也取其京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

毛大可云大禘卽禘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爲五年禘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卽是禘並無二或且謂大禘卽時祭之一禴特祭故不稱大禘嘗烝皆合祭故皆稱大如此則不必有時禘時禘祭羣廟大禘大禘兼祭毀廟之別又不必有天子大禘諸侯時禘之分可一言以蔽之曰禘本時祭名以合祭毀廟羣廟又祭功臣故稱大天子大禘則追祖之所自出諸侯大禘則止及其祖亦足息紛紛之訟矣據王制諸侯則特祭禘則一特祭一合祭嘗烝皆合祭然則祭以合祭爲大諸侯之禘嘗烝亦可稱大歟祭統豈見魯之禘嘗合祭而不知爲諸侯之制故因以魯之大嘗禘爲成康所賜歟禮記皆漢儒各記所聞故爲說往往不同學者但難者曰其如公羊有五年再殷祭之說當參會而折衷爾何曰此或別有所指非言禘也趙伯循云以諸經書之文證

之並無禘爲殷祭之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今案諸家因五  
年再殷祭之說遂致異義紛起禮緯張純奏議鄭氏大宗伯  
注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韋元成奏議鄭氏王制注及詩箋五  
年一禘一祫此二說爲一義蓋謂先祫後禘也杜預春秋注  
三年一禘楊勛穀梁疏禘則三年祫則五年此二說爲一義  
蓋謂先禘後祫也徐邈又云每三十月一般祭曹述初又云  
二十五月一般祭徐彥公羊疏杜氏通典又云禘祫並三年  
詩孔疏又云禘祫相距各五年高堂隆又云禘祫奇耦行之  
楊信齋又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祫張子則云禘也祫也郊也  
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據周官鄭司農注追享卽

禘朝享卽祫以其間於四時之祭故曰間祀張說爲優矣復案諸家言禘祫之時月亦異毛傳謂禘以春祫以秋鄭康成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張純謂禘以四月祫以十月通典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諸家以禘祫爲喪畢之祭其說亦異鄭氏大宗伯及王制注謂喪畢而祫鬯人注商頌箋謂喪畢始禘何休謂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通典謂喪畢而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毛大可則謂禘有三大禘五年之祭一吉禘三年諦廟之祭一時禘夏曰禘是也此言除喪之祭與大禘時禘不相蒙較勝諸家特大禘五年之說祇據公羊別無明證爾其說云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祫也

殷祫既行又五年而再殷祫是五年一禘也三年之祫是吉禘五年之祫是大禘

殷武序云祀高宗也朱傳云高宗廟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愚案此本落成高宗廟之樂歌始祔而祭與序時常祀皆用之何元子云或於祭祀時仍歌此詩義同闕宮

商頌之詩五篇皆祭祀之樂章也那與烈祖並祭成湯之樂章烈祖多祝釐之辭疑那爲正祭所用烈祖爲祭畢受福送神所用也

李厚菴說

序以烈祖爲祀中宗誤矣元鳥祀羣廟之樂章或祀

高宗之樂章長發大禘之樂章殷武高宗廟落成之樂章後用爲祭高宗之樂章也

漢志有南樂鼓員十四人

案周禮大司樂舞雲門以祀

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

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魯備六代之樂

此本鄭譜說又左傳魯有

神樂賓祭用之注云魯用四代之樂疏云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韋氏春秋釋例云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而三百篇祇存商周或疑夏以前爲孔

子所刪非也左氏載季札觀樂其歌詩部目已與今無異矣左

氏復載見舞象箠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

箠象卽維清南卽二南大武卽武酌桓桓般諸詩大濩疑卽那

烈祖二詩

那詩置我執鼓鄭箋云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放數之

大夏與韶箠之詩

無聞乃明堂位言魯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且韶舞後世猶存

蓋樂有歌有舞歌爲聲而舞爲容三百篇者歌也其舞當別有

譜圖今不可考爾又案當日之樂其歌舞並存者則用歌以節舞如象武二舞是也其舞存而歌不存者則徒舞而不歌如韶夏二舞是也抑或用韶夏之舞而通用當代之歌也歟

右商頌

門人郭師古校字



詩管見卷之七

永新尹繼美湜軒

餘論

孔子曰誦詩三百記曰學樂誦詩又曰春誦夏絃孟子於書曰讀於詩曰誦旨哉其言乎蓋詩諧音韻協宮商有天籟存焉須吟哦諷誦詠嘆淫泆於其中乃可以興起吾之性情極之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是讀詩不依韻豈知詩之本哉雖然古音與今音不同今之韻書後世之音也執後世之音而求合古人之音宜其不能得矣故讀詩必依韻依韻必求古韻如華古讀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可證試考詩中華字皆與琚都且

塗車家等字爲韻車古止有居音無尺奢反音易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先張之弧可證家古讀姑楚詞泥又貪夫厥家與上又  
好射乎封狐爲韻左傳史蘇之占迷歸其國而棄其家亦與孤  
弧姑墟等字爲韻則車與家皆與敷同韻也如詩中十餘服字  
皆從勃音上下句皆與勃音合惟粲粲衣服似與上句職勞不  
來不合然來古亦讀力觀孟子所引放勲之言則來與直翼固  
同韻也又如降古讀洪草蟲出車我心則降與忡韻旱麓鳧鷖  
福祿攸降一與中韻一與潔韻楚詞惟庚寅吾以降上云朕皇  
考曰伯庸可證也明古讀芒祀事孔明與皇韻東方未明與裳  
韻虞書皋陶之歌可證也皮古讀婆羔羊之皮與純韻左傳殺

人之歌可證也庚古讀岡有鳴倉庚與筐韻西有長庚與箱韻  
漢文占辭大橫庚余爲天下王可證也下古讀虎在浚之下  
與苦韻至于岐下與澣韻易象傳陽在下也德施普也可證也  
于林之下與馬韻馬古讀姥楚詞登閬風而縹馬上云好蔽美  
而嫉妒又漢郊祀歌靈之下若風馬左青龍右白虎可證也風  
古讀孚音反淒其以風與心韻歟彼晨風與林韻楚詞涉江云  
欸秋冬之緒風下云邸余車兮方林可證也臨川紀慎齋謂今  
北地猶有呼風爲孚音反者亦可證且如易文言天田人同韻  
定之方中甫田江漢田與人同韻十月之交大與人同韻而今  
之音絕異焉豈非失其古音乎蓋音韻有時地之不同自漢魏

而下與時遞變古音之存者鮮矣詩音舊有九家並見陸氏釋文閒存古音如讀南爲尼心反之類是也吳才老考據古書作韻補主叶韻朱子詩集傳全本吳氏王雪山詩總聞本吳氏而兼采諸家皆不出叶韻之說明陳季立作毛詩古音考謂古音本然不煩用叶此爲探本之論季立讀詩拙言云沈括謂慶字爲然故在詩者一則曰叶再則曰叶以今之讀爲正而以古之正爲叶顛倒古今莫此甚也江慎修云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無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爾其書列本證旁證二例以詩爲

本證以羣書有韻之文爲旁證頗稱博洽顧亭林病陳說太繁而作詩本音若四聲可通轉第用唐韻部分以明之不復加注其不可通轉者則注曰古音某更爲簡便故李厚菴嘗言顧氏

音學妙契古先也

古不別四聲吳氏朱子講叶韻陳季立講古韻於韻之相從平必從平側必從側似亦太

沈不如顧氏之說通融不滯也其用唐韻部分厥後江慎修作

者乃力求簡便之法止不必議其以今律古爾古韻標準宗尙顧氏而較顧說爲益密讀詩依韻合觀三書自

能得其條理楊升菴古音畧古音叢目古音彙要古音餘諸書

亦可參考段懋堂六書音均表撰爲古本音古合韻之說蓋不

足據云

段氏於詩中之韻無古書可證前人所闕疑者皆歸之合韻其說云凡於今韻異部者古本音也其於古本音

有齟齬不合者古合韻也自屬臆說

### 右論詩韻一

三百篇用韻或密或疎或同或異具自然之音節不可以例求

也後人讀詩審韻依類以求亦可約言其例焉有首句用韻二

句四句依韻者如關關雎鳩用韻下文洲迷依韻是也有首句

不用韻二句四句用韻者如南有樛木無韻二句四句為韻是

也有隔字相韻者如彼茁者葭壹發五豝茁發為韻葭豝為韻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飛歸為韻渚所為韻是也江氏謂之句中韻有隔

句相韻者如何彼穠矣一句三句穠離為韻二句四句華車為

韻魚麗一句三句罍酒為韻二句四句藻多為韻是也或謂之轉轉韻

有隔二句相韻者江氏謂之遙韻如車攻五章一句四句俟柴為韻二

句三句調同為韻是也調同相韻離騷及東方朔七諫白是可證江氏謂一句與四句韻中二句非韻

且疑屈子賦以此詩為龍東有三句一用韻者如載見以介眉

壽三句用祐韻烈文辟公三句用嘏韻是也三句一韻秦碑用韻之例本此若舍

全篇而論享字與上文相韻考字與下有虛字不論韻以虛字  
文壽保二字相韻則又爲交互用韻矣  
上一字爲韻者如芣苢采有爲韻末兩之字不論韻黍離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天人爲韻哉字不論韻是也有卽以虛字爲韻  
者如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思哉爲韻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已矣  
爲韻是也有一句二韻者如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怙爲韻母  
恃爲韻是也有連句用韻者如七月千耜舉趾南畝至喜等韻  
載陽倉庚懿筐微行柔桑等韻是也說詳七月有交互用韻者如葛  
覃首章谷與木爲韻萋菲與階爲韻采芑首章芑與畝止試騏  
等字爲韻田與干爲韻二章鄉與央衡璫皇玿等字爲韻芑與  
止爲韻是也有參差用韻者如東門之枌二章差麻娑爲韻原

字不入韻假樂一章首二句不入韻第三句始入韻是也

瞻印末章

先與天韻祖與兩後字韻鞏字可不入韻顧氏之說是也朱傳鞏叶古陳氏謂鞏之義爲固以義得聲段懋堂又以鞏後爲合韻皆不有通章首尾同韻中二句自爲韻者如思齊二章公恫必從

邦同韻中間妻弟自爲韻是也有章之起調不入韻而合別章

之起調爲韻者如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凡四見

顧麟士云首章歸字隔二句與

下歸悲衣故協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瞻彼以獨韻起調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

洛矣維水泱泱凡三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凡七見是也

江氏謂之

隔章章首遙韻蕩各章商字皆不入韻惟第六章商字入韻顧亭林云古人之學取之左右逢其源而不容於執一也又巷伯

第六章誰適與謀江氏亦謂複第二有章之結調不入韻而合

別章之結調爲韻者如其樂只且狂童之狂也且各二見于嗟



麟兮送我乎淇之上矣于胥樂兮各三見文王有聲之烝哉凡

六見是也

陳季立云有起而不韻有收而不韻皆自然之音無俟補湊顧亭林云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

不絕故有句之餘章之餘句之餘若一字二字之語助是也章之餘若吁嗟麟兮文王烝哉之類是也記曰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凡章之餘皆嗟嘆之辭可以不入韻然合三數章而歌之則章之末句未嘗不自爲韻也案世本古義亦有是說江氏謂之隔章尾句遙韻二句一韻二韻一轉如關雎鵲巢是也全篇不轉韻

如月出東方之日是也全篇句句用韻如月出與考槃七月等

詩是也全篇隔句相韻如離詩是也

徐氏光啓云此篇句句隔韻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

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宛轉相關音律嫻嫻用韻之變殆極於此

二雅閒見無韻章句如谷風

德怨思齊造士之類當闕所疑若夫周頌多無韻者朱子云周

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

而三歎歎卽和聲也趙氏惠云古樂錄有辭有聲倡者舉辭和者舉聲一倡而三歎則和聲之最多者也今三和之譜不存而一倡之辭獨盛此所以寂寥簡短聱牙齟齬而不可易知歟

右論詩韻二

詩之有序也猶樂府之有解題也漢魏以來樂府今人不能歌猶能言其義者賴有解題故詩序亦不可盡廢焉毛詩序王肅謂子夏作沈重謂子夏毛公合作隋志謂子夏作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於今傳於世王介甫謂詩人自製程子謂首句國史所題由今觀之序首句頗多可取必出自毛公以前特不必詩人自製國史所題子夏所作爾若詩人

自製國史所題則序與詩並傳三家豈有異義乎若子夏所作  
晉無衣武公篡晉也而以爲美武公秦無衣奉王命伐戎也而  
以爲刺用兵是非豈若是顛倒乎且韓詩序與毛詩序甚異傳  
韓詩者亦謂其序出於子夏唐書藝文志云韓詩有卜商序韓嬰注並爲假託以  
尊其傳可知也韓子言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程泰之云謂詩序爲子夏作者  
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  
儒附託者韓愈也案古本韓文有議序一篇考異本刪除之其  
畧見於升菴經說歐陽子亦疑序非子夏作二公之見覓乎遠矣或據  
史記謂孟子作詩序亦傳會史記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蓋謂序  
述詩書仲尼之道而著序首句之下一續再續不已其文勢自  
書非謂作詩序書序也可見且於常棣則云閔管蔡之失道而作是以常棣爲成王時

詩於魚麗則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是又以常棣爲文武時  
詩兩相矛盾明非出自一人之手謂爲毛公衛宏所作無疑也  
續序之說多乖隔詩義如葛覃卷耳二序首句第云后妃之本  
后妃之志續之者一云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一云后  
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婦人不與外事何云輔佐求賢朱子辯  
說甚明其言云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  
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  
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至云在父母家志在女功尤失理女子未嫁  
豈容遽以歸寧爲言其淺陋不待深辯而明也愚故於詩序特  
以首序下序志別首序序之首句是也下序首句之下是也毛  
公釋詩其說多與下序同以此見首句之下必毛公衛宏所附

益也首序之失少下序之失多得失互見擇而從之可矣漢藝文志

云三家皆列於學官毛公之學未得立儒林傳贊云平帝時立

毛詩陸璣云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案陸德明云舊說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

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

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而成伯瑜以關雎序爲大序

眾篇之序爲小序范逸齋程泰之以三百餘篇之首句皆爲

小序首句之下皆爲大序鄭漁仲又以序首一句爲大序是

太史所題題下之序爲小序是衛宏所作朱子則分詩者志

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分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

言序  
之義也及眾篇之序爲小序諸說互異徒滋人惑今從陸去  
大序小序之目斷關雎后妃之德也句爲首序以下云云爲  
下序餘篇倣此較諸說爲質直矣

### 右論詩序

詩之爲教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也其中有道淫事者皆刺淫非  
淫者所自作也如桑中序云刺奔也溱洧序云刺亂也夫曰刺  
則公是公非昭人耳目可以見天理之不容一日泯矣此聖人  
所以錄之歟詩有鋪陳其事而諷刺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  
是也乃朱傳必以爲淫者所自作當日呂東萊爲朱子友遵信  
詩序所著讀詩記於桑中詩曾論及之後朱子著集傳辯詩序

東萊已沒未及論難故先儒謂之未了公案東萊之言曰桑中  
湊流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  
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朱子則云  
彼以有邪之思作之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彼之自狀其醜者乃  
可以爲吾警懼之資二公持論不同若此然則定二公之案惟  
何曰卽以孔子之言定之而已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第言詩未嘗言誦詩也今云作者有邪讀者無邪義屬  
添設矣假如其意孔子何不云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  
乎後儒多力詆朱傳愚獨平心靜氣論之竊謂朱傳之與序異  
者在一刺字爾序固不足盡信然儒者立言惟以救正人心風

俗爲本如序所云刺奔亦何害於世無害於世仍之可也必盡去其說辯之又辯爭之又爭抑已過矣且以爲淫者自作是作詩者大無忌憚聖人尙錄之吾恐後世奸邪反無所顧畏焉朱子以爲錄其淫辭使人知所鑒戒其見未嘗不是曷若以爲旁觀者刺其淫使人鑒戒其意尤爲嚴切乎蓋羞惡之端原不絕於人心彼爲醜行者未嘗不畏人知而深自蓋藏惟其欲蓋彌彰而見譏於人此所以爲可畏也并詳繹桑中詩辭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明詩人目擊諸世族之風合而詠之豈一人之事哉記曰桑間濮上之音謂紂樂也韓非子史記及鄭注可考也朱傳必以桑間爲桑中詩其亦過於自信矣

桑間濮上之音與鄭衛之音對舉一



曰亡國一曰亂世則桑

又鄭詩二十一篇序云刺亂者惟丰東

問非指桑中詩甚明

門之墀漆洧三篇爾而朱傳之訓淫奔則不啻十之七序言刺  
淫者必以爲淫者自作序不言刺淫者亦必以爲淫者自作是  
誠何見哉東萊之言曰孔子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  
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楊升菴則云孔子言聲淫未嘗言詩  
淫淫者聲之過古人言淫多矣於兩言淫於刑言淫皆言過其  
常度其說尤簡明矣愚案孔子言鄭聲固論樂也樂必止於中  
聲鄭樂過中聲故欲放之左氏云中聲以降至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此之謂也

李氏學樂錄云六律層高乃轉下與低接層低乃轉上與高接

而本音常在中焉故古人曰宮中聲也又云每一音出則五音  
圓轉如得宮音則相續而爲商角徵羽羽徵角商得商音則相

詩管見

卷七

九

嬪而爲角徵羽宮宮羽徵角而音正矣而  
音盡矣出此再彈是爲淫聲豈可聽哉 記曰鄭音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宋無風詩亦與

諸國並言更可證孔子之言爲論樂非論詩矣季札所觀之樂

魯樂也周樂也故於衛則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於齊則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於鄭亦嘆爲美獨譏其細已甚民弗堪爾

使其詩果盡淫奔之作季札觀樂豈第云其細已甚乎今之塾

師以朱傳訓誨後生每至鄭詩幾不可啟口

朱飛卿曾以此獻疑於朱子近世陸

稼書亦嘗疑之則不如仍從序之爲得也我

高宗純皇帝命儒臣纂修詩義折中盡廢朱傳淫詩之說門戶

習見於此一破彼過信朱傳者亦可以廢然自反矣王魯齋金

仁山許白雲三子之學爲朱子一脈相傳其說詩多與朱傳異人未嘗譏其悖教今之學者動云不可背朱何異於以耳食乎馬貴與云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朱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而作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余謂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譴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反得爲溫柔敦厚乎

### 右論淫詩

說詩自詩序始去序說詩始於鄭漁仲繼於朱子而盛於王雱

山漁仲之說甚稀

漁仲有詩辯妄六卷久已散佚其釋將仲子為淫詩見朱傳辯關雎乃風雅頌二南王風

之旨見通志數條見六經輿論又四十二事見周蠹齋文集集中有非詩辯妄二卷王伯厚云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

辯雪山之說不甚著故詩序與朱傳為兩大門戶後儒多右詩

序而左朱傳以詩序去古近朱傳去古遠也愚於詩序朱傳竊

有所折衷如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過也靜女刺時也桑中刺奔

也有狐刺時也木瓜美齊桓公也采芣懼讒也丘中有麻思賢

也將仲子刺莊公也遵大路思君子也山有扶蘇刺忽也擇兮

刺忽也狡童刺忽也褻裳思見正也丰刺亂也東門之墠刺亂

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

襄三十一年左傳載鄭人游於學校以論執政然明

欲毀之鄭學校之政久廢於此亦可見矣故

野有蔓草思遇時

欽定彙纂

御纂折中於是詩皆從序說

也漆洧刺亂也伐檀刺貪也東門之池刺時也東門之楊刺時也墓門刺陳佗也防有鵲巢憂讒賊也隰有萋楚疾恣也此宜舍朱傳而從詩序也衛芃蘭曰刺惠公也唐羔裘曰刺時也朱傳於二詩未詳其旨亦不妨從序也匏有苦葉曰刺宣公也侯人曰刺共公也朱傳一則泛言刺淫亂一則泛言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然雉鳴求牡似指宣公烝淫三百赤芾正與共公乘軒三百人事合皆從序可也又如鄭羔裘曰刺朝也女曰雞鳴曰刺不說德也綢繆曰刺晉亂也有杕之杜曰刺晉武公也衡門曰誘僖公也鴈鳩曰刺不壹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駕鸞鸞弁車牽曰刺幽王也魚藻采芣苢

黍苗隰桑瓠葉曰刺幽王也據詩辭以求之朱傳於詩意更有合此宜舍詩序而從朱傳也蓋作序者亦未嘗親見其詩果爲某人某事而作特因展轉傳授之言以爲美以爲刺爾今觀鄭羔裘女曰雞鳴楚茨以下十篇魚藻采芣黍苗隰桑瓠葉五篇皆美辭而序以爲刺其可盡信乎然朱傳以楚茨信南山甫出大田爲公卿詩亦非此皆天子之詩爾亦據詩辭以斷之也蓋治經之法當舍傳而尊經不當強經以就傳味玩經文深思自得然後擇傳說之有合者而從之則經義庶得以明矣

張南山曰不强

經以就傳擇傳說之有合者而從之是書之大旨不出此數語

右論詩序朱傳異同

嗚呼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秦漢而下學者各有師承展轉傳授日以乖隔蓋去聖愈遠而異說愈繁矣毛詩之序特一家之說爾使三家並存如春秋之有左氏公穀則不難互校互勘定是非而決從違今三家之遺說間有存者先儒猶或取之如魯韓二家以關雎鹿鳴爲刺詩以騶爲囿名虞爲官名歐陽子本義取之韓詩以溱洧秉蘭爲上巳祓禊賓之初筵爲悔過施羅於車上爲置詢直且侯訓侯爲美宜岸宜獄岸作犴訓鄉亭之繫齊詩下國駿厖作駿駟訓馬朱傳取之若韓詩之訓芣苢列女傳之說大車愚亦有以取之矣且如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卽杜陽也

詩集  
卷一  
作杜爲長子寔不嗣音韓詩作詒音詒寄也言曾不寄問也作  
詒爲長憂心如惓韓詩作如炎惓憂也炎焚也義不如炎傷如  
之何傷魯詩作陽爾雅陽予也予音與陽如之何卽何以予之  
之意言欲有所贈也以二三章推之有美一人二句皆就美人  
說末二句乃言已之憂傷首章方言有美一人何遽言及憂傷  
乎義不如陽雨無止韓說作雨無極其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  
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與下文浩浩昊天不  
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義韻皆協必毛詩脫此八字爾今  
案毛詩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也義甚乖隔又如列女傳謂周南大夫受命平



治水土其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

夫人與其傅母作式微

式微二句傅母作微君二句黎夫人作後人聯句詩本此及虞廷廣歌非始柏

也莊姜飾在輿馬而不貴德傅母諭之而作碩人新序謂衛宣

公子伋方乘舟時傅母恐其死作二子乘舟衛宣公子壽閔其

兄伋見害作黍離柏舟之義與韓詩同黍離之義與齊詩同劉

向世傳魯詩其說皆魯詩也韓詩謂伯封作黍離曹植惡鳥論

亦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伯封求而不得作

黍離之詩趙岐謂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小弁論衡說同魯詩

謂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燕燕韓詩又謂定姜歸其娣送

之而作班固白虎通謂相鼠妻諫夫之詩袁孝政釋劉子謂青

蠅刺魏武公信讒之詩鼓鐘韓詩謂刺昭王節南山董子謂刺爭田之訟此皆有所傳授非可鑿空妄說也惜三家之書久亡其詳不可得而聞故其是非不可得而定譬如聽訟者必兩造備辭而後得斷其曲直未盡悉其辭而欲臆斷之可乎此學者所以不得不因陋就簡而遵用毛詩之說也

轅固生傳齊詩申公傳魯詩韓嬰傳韓詩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唐僅存外傳今案齊魯韓遺說纂於詩考備於三家詩拾遺而韓詩外傳多引詩以證事非說詩之書且證以文選注藝文類聚所引其書之逸者多矣若子貢詩傳一卷申公詩說一卷此二書自漢迄宋不志於藝文

嘉靖閒始出朱竹垞謂是鄞人豐坊僞譔毛大可又著詩傳詩說駁義以攻之如是而猶爲所惑未之有矣

右論三家詩異同

古人作詩不必自命題錄詩者第摘取篇首字句以爲題非有意義存其間也漢時樂府亦多取首句而名之後人遞相祖述率用舊題詠事或同或異章句或繁或簡而其名則一成不變始有樂府古題之稱焉唐以前詩家網於音律所擬古樂府題皆用古樂府聲而詠事不必盡同蓋拘於聲故曲名不可變不拘於事故曲辭可或異也宋以後樂府之音節失傳所擬古樂府題名存而實亡矣三百篇其篇首同句者則有兩叔于田兩汎彼柏舟兩豈曰無衣兩習習谷風兩旻天疾威三揚之水三有杖之杜其篇首同字者則

有兩甫田兩黃鳥兩雞鳴兩明明兩東方三羔裘三南山五東門逸詩之白華與白華菅兮疑亦同字不同句此必發端偶同非出於倣倣也而錄詩者之定篇題遇篇首字句同者則必有以識別如鄭有兩叔于田一則題大叔于田以別之嚴華谷云其短篇止曰叔于田其長篇加大以別之唐有兩杕杜一則題有杕之杜以別之齊

有雞鳴鄭則題女曰雞鳴以別之齊有南山小雅則題南山有臺節南山以別之前題東方之日後題東方未明小雅題小旻小明大雅題召旻大明鄭題東門之墀出其東門陳題東門之枌東門之楊東門之池是也鄭孔謂篇題皆作者自命愚以此等詩推之而知其不盡然也鄭箋云舊解謂三百一十一篇詩皆是作者自爲名孔疏云金縢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鸛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至

於柏舟谷風黃鳥無衣有二羔裘揚之水有三唐有杕杜小雅  
亦有杕杜則又無以識別此不可曉也韓奕之名合取二句小  
毳毳字本取毳後加題以小者蘇氏以爲謹之於小爾復有不  
取篇首字句而取篇末篇中字句爲題者則有騶虞權輿巧言  
大東漢廣桑中桓諸詩巧言取第五章大東取第二章而命之  
漢廣桑中取第五句桓取第四句而命之也其不取篇首字句  
并不取篇末篇中字句而別爲題者則有雨無正巷伯常武酌  
賚般六詩雨無正恐當從韓詩作雨無極毛詩序之說殊無當  
巷伯卽詩所謂寺人也常武序云有常德以立武事或云時所  
命之卿士稱南仲爲太祖蓋自南仲以來世著武功故曰常武

或云古者有功則書於大常舉南仲載在大常之武功以命其孫故詩曰赫赫明明赫赫日也明明月也日月至周始自衮升常也酌禮記作勺左傳作汭朱傳謂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不用詩中字名篇者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也或云卽用於鑠鑠字名篇鑠訛爲酌也王雪山賁取大賁之義般或云樂鄭箋或云遊蘇頌或云旋曹氏盤遊之義爲近是然則詩題之有意義存者亦僅矣

右論詩篇題

詩之有幾章猶樂府之有幾解此音節之所存也左氏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言猶句也章句之學由來古矣晰而言

之句一章爲節合而言之。一篇三篇爲節，蓋樂章有以一篇爲一闕者，有以三篇爲一闕者。如燕禮鄉飲酒禮工歌閒歌合樂之類，此三篇爲一闕者也。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皆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鄉射禮亦合樂周南三篇召南三篇特不歌不笙不閒爾。如徹奏雍射奏騶虞，狸首王出入奏王夏，牲出入奏昭夏之類，此一篇爲一闕者也。三篇爲闕，其辭長則每篇各歌一遍，如傳所謂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是也。一篇爲闕，其辭短必一篇遞歌三遍，如大射儀所謂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是也。注云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又唐會要云鄉飲樂章鹿鳴三終鵲巢三終又或一篇遞歌不止三遍，如鄉射記所謂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是也

疏云天子九終諸侯七終大夫五終又唐會要云鄉飲樂章嘉魚四奏闕雝五奏

至篇辭甚繁

及飫禮立成不坐

見國語

當又一篇歌一遍而已一篇爲闕者以

一篇爲節如前九罭篇所論是也三篇爲闕者合三篇爲節而

亦一篇各自爲節焉如關雎之三以卷耳爲亂其末章固繁音

促節矣而關雎葛覃二篇亦未嘗不自爲節葛覃末章句句用

韻其證也關雎當從鄭作五章四五章並以參差荇菜起調亦

繁音之證毛作三章非也

晉饗穆叔歌鹿鳴之三穆叔三拜蓋一篇歌終而一拜此一篇各自爲節

之證也

所可異者同一頌也魯頌五篇其分章與風雅不異而周

頌三十一篇則皆一章清廟天作諸短篇之不分章可無疑矣

若載芟良耜二篇各數十句而不分章則曷故

孔疏云風雅刺過論功故重章



以申殷勤頌者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  
已魯頌不一章者非告神之歌其說非也蔣氏梯生謂宗廟樂  
章宜致其純一不貳之誡而不

且同一商頌也長發殷武二篇

敢有斷章閒歇之義亦非也則分章而那烈祖元鳥三篇皆各一章又曷故

孔疏之說甚劣  
今不著蔣氏梯

生闕疑  
是矣

豈詩所題一章幾章之目皆當日樂師定其音節如此

後人不詳其音節之所由異遂相仍而不敢妄更耶抑經秦火  
之後其所題章數或有偶誤者耶今案載芟當作三章前二章  
各十二句末章七句振古如茲句不入韻係樂章之餘聲如樂  
府臨高臺篇收中吾句不入韻也

說詳前卷

良耜當作二章章各十

二句末句亦不入韻其體與載芟同蓋載芟自篇首至俶載南  
畝言耕耘也自播厥百穀至以洽百禮言由播穀至收穫爲酒

醴以享祀也有飮其香以下則結頌豐年也良耜自篇首至黍稷茂止言耕播也穫之揜揜以下言收穫享祀也此以文義考其分章大可見矣趙氏惠云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以爲亂辭據他詩則當稱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爲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章爲其輯之亂則原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爲二體也元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

孔疏云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旣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鷓鴣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賀子翼云辛卯冬訪梅道人於山中道人謂余曰君知詩樂之所合乎古人之詩不入絃歌不作也太史公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言似矣但詩之分章爲合樂之節奏故分也有章首同疊者如鹿鳴

君子于役二子乘舟大叔于田東門之楊曹風鴈鳩等詩則合樂在起初合樂既畢歌吹乃行猶今曲調之前腔也有章末同疊者如漢廣北門等詩則合樂在結末歌吹將畢而後眾樂起而和之猶今曲調之合尾也有首尾同疊者如麟趾騶虞殷其雷黍離桑中伐檀等詩則首尾俱合樂猶今曲調之合唱也有章首另一體製而後乃同疊者如關雎卷耳行露車鄰等詩則合樂在後猶今曲調之引子也有前數章同疊而後章另一體製者如葛覃采芣何彼穠矣靜女大車子衿雞鳴等詩則合樂在前歌吹孤行於後猶今曲調之煞尾也有首尾另一體製而中間數章同疊者如候人九罭卷阿

雲漢等詩猶今曲調起煞相應也歌有單歌合歌之不同吹有單吹合吹之不同單歌不用瑟比合歌則以瑟比單吹止以磬輔合吹則簫管竽簧皆輔也不合樂處大都皆單歌單吹合樂處則合歌合吹所以詩中有單合相間而行此又一體裁如伐木毛鄭原分六章朱子合爲三章實則六章正合前例猶今南北相間也又有前後單合參差不齊者如蓼莪起二章合中二章單末二章又合天保前二章合中二章單後一章又合車攻一章二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俱單惟三章八章相合黍苗前一章單中二章合後二章單桑柔十六章前九章單十章十一十二章合十四章單十五十六

章又合采薇前三章合後三章單出車前二章合後四章單  
采綠前三章合後二章單斯干前二章單三章四章五章合  
六章七章單八章九章又合猶今曲調南北互用曲白相生  
也亦有全無同疊純單歌單吹不合樂者風如谷風簡兮等  
詩雅如文王大明等詩風則取其纏綿悽惻雅則取其純淡  
真至使人靜對而生深思猶今曲調之清唱也大雅十居其  
三此所以爲雅音也惟頌詩乃郊廟大饗欲示祖德以告臣  
工每一人唱三人和朱其絃以令聲粗疏其越以令聲遲故  
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無人不得  
聞也漢承秦制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管絃亂之使在

位者皆得聽徧亦此意也是以頌之爲體韻多不叶正欲其聲澁爾由斯而談詩不爲樂而作亦焉有諸體哉愚案詩之有疊句也不第見纏綿篤摯之情亦以見長言嗟歎之韻後世樂府詞曲多喜爲疊句其體皆源於三百篇讀詩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參驗以後世樂府詞曲庶於古之詩樂有微契也夫

右論詩章句

三百篇之爲樂章也前已詳言之矣三百篇之不能復歌也前又詳言之矣然而有志乎古者隨字譜聲被之管絃則三百篇皆可歌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今人猶能譜爲琴曲焉何況於詩

蓋宮商角徵羽者天地間自然之五音也出於人聲播於樂器而皆不越乎此以人之音定字之音因以定樂之音則歌三百篇不難矣朱子嘗言詹元善能吹二南七月王雪山嘗言寶姓人能吹鹿鳴詩總聞云少時見鄉人寶姓取簫吹鹿鳴其聲舒字或三字一轉緩全無高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有四字者即我

太清會典太清通禮亦載升歌抑戒棫樸兔罝鹿鳴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合樂關雎鵲巢經筵宴歌抑戒恩榮宴歌棫樸會武宴歌兔罝順天鄉試宴歌鹿鳴順天府庠行鄉飲酒禮歌鹿鳴至奏御製補南陵白華華黍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奏御儀合樂關雎鵲巢雖皆不知視古樂為何如然足徵三百篇可歌則一也故謂今日不能復古樂則可謂今日不能歌三百篇



則不可以古樂亡人聲未亡也今就樂家聲調論之人之五音

者喉齶舌齒唇也樂之五音者四上尺工六也見竟山樂錄黃鐘八

寸十分一大呂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七寸十分二夾鐘六寸

一分三分一姑洗六寸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五

寸六分三分一林鐘五寸十分四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

四寸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此

十二律之度也此史記律數也班固蔡邕韋昭云黃鐘九寸者一以十分爲寸一以九分爲寸也其實一也或

云黃鐘長三寸九分者蓋據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之說也詳吳氏繼仁樂經源流黃鐘宮

太簇商夾鐘角姑洗徵蕤賓羽爲五正聲大呂變宮仲呂變徵

爲二變聲林鐘宮清南呂商清無射角清應鐘徵清夷則變宮

清爲五清聲此十二律之音也

此史記原書則曰黃鐘宮林鐘

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此先儒之所據也然其律書則又曰

黃鐘宮太簇角姑洗羽仲呂徵林鐘角夷則商南呂徵應鐘羽

而大呂夾鐘蕤賓無射則無所屬何二書之自相矛盾耶大約

五聲爲要義以十二律配五聲無關要義姑用此十二名以誌

聲別爾竟山四字配黃鐘宮上字配太簇商尺字配夾鐘角工

樂錄會論之字配姑洗徵六字配蕤賓羽乙字配大呂變宮凡字配仲呂變

徵高四配林鐘宮清高上配南呂商清高尺配無射角清高工

配應鐘徵清夷則變宮清無配此笛色譜配十二律之音也變

宮變徵變宮清不用實九聲爾竟山樂錄據明時審土體有立

調之法焉以最高一聲爲領調是也說詳竟山樂錄及李氏學

爲準如以宮字起卽爲宮調以商字起卽爲商調也有還相爲宮之法焉領調

起卽爲商調也毛大可極辯其非

有變通是也此所謂三百篇可歌也然則譜古詩入今樂不勝  
於以今樂譜今曲乎愚不嫻音律第能於三百篇斷句斷章求  
合古韻以諧聲調便吟詠已不禁感發興起有手舞足蹈之樂  
倘被之管絃正襟以聽其感發興起又不知何如也嗟嗟古樂  
不可考矣然用今樂以歌三百篇雖非古聲亦古辭也好古之  
士得母有意於此乎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推詩六  
譜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調俗呼正宮風我  
詩六譜闕睚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薺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朝有詩經樂譜知音者其審之

案笛色譜配十二律之說與宋樂書不同宋樂書云黃鐘用  
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乙字夷則南呂用工字

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竟山樂錄云舊定五聲每以喉齶舌齒唇爲宮商角徵羽之準定韻亦然宮爲喉音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中字每讀訖必返喉而翕於鼻商爲齶音眞文元寒刪先六韻中字每讀訖必以下舌抵上齶角爲舌音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徵爲齒音支微齊佳灰五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以舌擠齒羽爲唇音侵覃鹽咸四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兩唇相合故曰字只五讀韻只五押樂只五收而聲調譜云按婆羅門三十六字母見溪羣疑則角由牙出端透定泥知

徹澄孃則徵自舌生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則羽入唇而四重  
四輕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則商隨齒而五偏五正影曉  
喻匣則宮居喉嚨來日二母則律變徵商此字母九音也合  
字宮也母匣屬黃鐘出於喉而落於喉內六字少宮也母來  
屬黃鐘清出於喉而落於喉外四字商也母心審屬太簇出  
於齒而落於齒之上齦五字少商也母疑屬太簇清出於喉  
而落於唇齒之中央上字徵也母邪禪屬仲呂出於舌上而  
落於上齦之近外尺字變徵也母清穿屬林鐘出於舌頭而  
落於上齦之近內工字羽也母見屬南呂出於唇而落於上  
齦之鼻孔乙字角也母影屬姑洗爲牙音爲徵羽之落韻凡

字變宮也母奉屬應鐘勾亦變徵也屬蕤賓今不入律其說與宋樂書畧同與笛色譜及竟山樂錄互異或謂黃鐘用低工大呂用高工太簇用低凡夾鐘用高凡姑洗用低六卽合字仲呂用高六蕤賓用低五卽四字林鐘用高五夷則用低乙南呂用高乙無射用低上應鐘用高上半黃鐘用低尺半大呂用高尺半太簇用低宮字應黃鐘半夾鐘用高宮字應大呂其說又異若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先儒之說謂自子至巳皆下生自午至亥皆上生假如黃鐘爲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餘倣此獨竟山樂錄據呂覽以七調列上層以五清列下層上爲正調下爲清調上層之序

一黃鐘宮二大呂變宮三太簇商四夾鐘角五姑洗徵六仲呂變徵七蕤賓羽下層之序一林鐘宮清二夷則變宮清三南呂商清四無射角清五應鐘徵清上生下皆隔八而生清下生上皆隔八而生正假如黃鐘爲宮則以大呂爲變宮不用太簇爲商夾鐘爲角姑洗爲徵仲呂爲變徵不用蕤賓爲羽又以林鐘爲黃鐘清夷則爲變宮清不用南呂爲商清無射爲角清應鐘爲徵清此九聲一終也他皆以次環轉其序倣此且其以變宮立宮後變徵立徵後亦與先儒異學者詳之

朱子語類云詹元善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

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只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泮泮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又云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樂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儀禮通解



云大戴禮謂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  
采蘋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  
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獻挾晉志謂  
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  
曰文王皆古聲詞今案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部數皆不  
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  
後改作新詞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  
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  
云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  
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歎倡者發歌句也歎者繼其聲也

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  
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  
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  
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  
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竟山樂錄云  
大抵聲音惟和調愷易圓便平善昔人所稱和平之音漢魏  
人所稱清調平調唐人所稱善平弄者便是古樂其荒僻簡  
奧冲夷澹泊以爲矯異而不善於耳不習於聽不宛轉流連  
於心坎之間總是今樂何也三代歌曲不及七聲祇以五聲  
爲轉環史荆軻傳有變徵之聲則北人間一歌之以爲奇變

此卽北曲之所始而漢晉以後仍不曉其義至隋時突厥皇后入中國有白蘇祇婆彈胡琵琶始聞七調七聲而當時尙疑其非是故陳隋以前不聞七音卽樂府鐘石律呂皆無變宮變徵名色以致牛宏何妥蘇夔輩極稱淹博尙與鄭譯爭執以爲必無七音而鄭譯所據則仍是胡琵琶所傳之調故唐時樂官分番樂古樂以七音爲番樂五音爲古樂相沿至金章宗朝則竟以番樂爲北調古樂爲南調北調則七聲並行二變交作而南調則僅周旋於五聲之間逮元而專尙北音致設科取士單用北調至元末明初始有南調行於世

右論詩入今樂

憶亂歲先君孝廉公手鈔詩三百篇并摘鈔朱傳授讀其時  
於詩注祇知有朱傳而已年十八始泛濫百家之說閱數年  
稍稍綴緝錄爲詩考異詩地理考畧詩名物考畧三書又數  
年乃敢自抒己見與折衷故訓而是書始屬稿適曠琴仙司  
馬枉過見而亟稱之以爲持論和平不比毛西河諸人叫囂  
不靖也嗣是出以質諸名師益友多爲許可然尙擇焉而未  
精語焉而未詳比來尋繹舊學識解益生觸處洞然每中肯  
綮於詩樂合一之旨頗詳言之較舊殆有進境焉蓋自辛丑  
脫稿後於詩義無復有得惟庚戌略爲增損粗易一稿壬子  
自閩學幕賦歸鄰封告警踰年豫章亦戒嚴乃杜迹讀書乙

卯丙辰鄉曲遭寇蹂躪一稔避地心迹益清數年之間每獲  
詩義輒以次續人回憶辛丑至癸丑一星周矣此一星中非  
束縛舉業卽奔走衣食安能復致力於斯而自癸丑至今所  
續視前書再倍稿凡五易學問之故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獨  
念生平師友或逝或離不獲出此書再相質正爲可慨爾夫  
治經當通大義詩之大義在於入樂大義通餘義可迎刃而  
解此愚於是書所以不得不作也若蹈常襲故則言陳矜奇  
弔詭則義乖夫何足廁於經訓之末哉咸豐戊午歲月繼美  
序後

門人郭師古校字